

傳記文學書系

# 一個女人的自傳

【附杂记赵家】

杨步伟◎著

岳麓書社

明倫天啓  
CS BOOKY

傳記文學書系

# 一個女人的自傳

楊步偉◎著

傳記文學書系編委會

主編

彭明哲 曾德明

編委

賴某深 龔 昊 蔣 浩  
李鄭龍 于向勇 秦 青

岳麓書社·長沙

岳麓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女人的自传 / 杨步伟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17.2

ISBN 978-7-5538-0673-0

I. ①一… II. ①杨… III. ①杨步伟 (1889—1981) —自传

IV. ① 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71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6-140 号

YIGE NÜREN DE ZIZHUAN

## 一个女人的自传

---

作 者: 杨步伟

责任编辑: 龚 昊 蒋 浩 李郑龙

监 制: 于向勇 马占国

特约策划: 秦 青

营销编辑: 刘晓晨 罗 昕 刘文昕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 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 编: 410006

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995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8-0673-0

定 价: 58.00 元

承 印: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 | 总序 |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

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钞》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 凡例

一、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

二、原文中脱、衍、讹、倒之处，均径改，不另加注说明。

三、原文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

四、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不做修改，一仍其旧。

五、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一仍其旧，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重新标点。

六、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以便明晰。

七、所引文章中的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

八、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

九、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地区自称“中国”“政府”及其政治机构、职务名称、“涉外”用语等，本书均加引号，以示区分。

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不另加说明。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

## 一个女人的自传

引子 我写自传的动机 /003

英译本“书前” /005

第一章 讲我自己 /009

### 第一部 “男孩”时期

第二章 订婚和出世 /015

第三章 头一岁的长进 /019

第四章 在广东抚台衙门 /022

第五章 小时候出的事和病痛 /025

第六章 开蒙读书 /028

第七章 小三少爷 /031

第八章 小改革家 /035

第九章 搬家到延龄巷 /040

第十章 三小姐了 /044

## 第二部 女孩时期

- 第十一章 跟大伯在武昌 /051
- 第十二章 跟父亲在大冶 /056
- 第十三章 第一次进学堂 /059
- 第十四章 祸与福 /065
- 第十五章 自己写信退婚 /068
- 第十六章 祖父 /075
- 第十七章 辛亥十月八号和十月十号 /084
- 第十八章 革命时跑上海 /089
- 第十九章 “步伟”这个名字的由来 /094

## 第三部 女青年

- 第二十章 做校长 /101
- 第二十一章 撵鬼和监斩 /105
- 第二十二章 安徽人“回”家乡 /110
- 第二十三章 二次革命 /116
- 第二十四章 叫洋车到东京 /121
- 第二十五章 请官费学医 /127
-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一条和中日亲善 /136
- 第二十七章 毕业回国 /142
- 第二十八章 孝女 /147
- 第二十九章 开森仁医院 /152
- 第三十章 计划和打岔 /159

## 第四部 和一个男青年

- 第三十一章 赵元任荡荡的来了 /165
- 第三十二章 旁观者清吗? /168
- 第三十三章 一个去国回国的人 /177
- 第三十四章 新计划 /181
- 第三十五章 新人物的新式结婚 /185
- 附 记 /189

## 杂记赵家

自 序 193

- 第一章 结婚后的忙乱 /194
- 第二章 蜜月与蜜蜂 /197
- 第三章 剑桥过家 /203
- 第四章 第一次欧洲游记 /220
- 第五章 四年的清华园 /240
- 第六章 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关系 /261
- 第七章 在华盛顿的一年半 /269
- 第八章 元任又回到中央研究院 /277
- 第九章 在南京作“永久”的计划 /283
- 第十章 安与危 /288

- 第十一章 撤退后方 /294
- 第十二章 又到美国 /314
- 第十三章 从夏威夷到耶鲁 /320
- 第十四章 在耶鲁两年 /326
- 第十五章 三次到哈佛 /331
- 第十六章 元任就教加大 /350
- 第十七章 元任退休后的工作 /378
- 第十八章 第四次漫游记 /381
- 第十九章 八十年、五十年回忆 /406

# 一个女人的自传



# 引 子

## 我写自传的动机

是在二十二年前，胡適之先生在美国剑桥哈佛大学讲学的时候，有一天午饭后，提到元任多年未断的日记为何不写出来。元任回他，他自己的日记不过每日记其大纲，要写成东西和文章来，须得好多工夫和时间才能发表。要说写回忆录的话，倒是韵卿的几十年的经过，再加记忆力之强大，值得写点出来。適之就拍手说，韵卿起头来写！我当时回他，在中国的习惯不是须名人才配写传吗？一个普通人哪能来“传”他自己呢？適之回我，哪有的话？人人都能写的，你写自述么或半生的回忆都可以。我说那些名称也是你们大家常用的，若是要我来写，我还是来“传”他一下吧，不管别人笑我骂我配不配了。所以我就花了三四个月的工夫来写出我自己五十年的经历中应记的和可记的事情来，很少遗漏的，因为写的都是事实，只要当时能想得起来的都可以写得出来。若是人人都要等到做伟人才能写传，那这些传记就得失传了。

写东西写实容易，自己来描写一个幻境难，所以有人批评我在像写一部小说似的，我自己觉得我若是小说写到各方面这样完完全全的，我倒变成了一个大家文学家了。我对各方面不过以实记实的回忆，只有遗漏的未写而已。所以我写这个自传时候的目的，也不是要给我这样的一个人表扬我自己的不得了的行为，也不是来写些小说样的故事来给别人看了好玩，我都是写真事情的回忆，也不在乎我的文学够不够就写得了。所以英文本出版的时候，出版人要我来一个奇特惊人的书名，我不肯。我说我不过是一

个普通道地的中国女人，自己并无特绩与社会和国家，不过几十年中巧遇了一些世界大事与我都有点边缘的牵涉，并且都是目击一切的实状，所以写出来以供社会人士酒后饭余时来看看消遣。第一是我自己家庭的新旧改革，第二是国家民族的革命及后来内战争夺，第三是在两朝内外来的侵略，第四是世界两次大战都在我这大半生中碰巧遇到了，并与我个人都有一点关系。现在就希望不要再看见世界第三次大战来消灭人类吧！

这个书完成的时候有一个遗憾的事，就是胡適之先生说要我让他写序，要译英文的话须元任来译，并且要中英文同时出版，而我写完了时候他已离开剑桥东奔西跑的没等到他看见，而出版的书局已经来催了好几次要快出了。到书出来以后他看见了非常的赞赏说，韵卿！你还真有这一手呢。

杨步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柏克莱再序

## 英译本“书前”

我们家结论既然总是归我太太，那么序论就归我了。这部书是讲一个人的。我太太凡是对于人的事情都有兴趣，所以她就讲这个人。我对于书都有兴趣，所以我就来讲这部书。

我太太在一九一三年那么早就起头儿写自传了。她起初拿它像个小说那么写的，可是不久就感觉到真事情比编的故事更有意思，直接简单的叙事比作文章更有力。可是在那人人都之乎者也的写文章的时代，就缺乏一种直截了当的文字来叙述她这直截了当性格的人。所以她写了没有多少就没写下去，原稿也早就丢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史以来一直到胡适的文学革命，凡是提起笔来就是写文言。除了极少数小说跟更少数的宋儒理学跟唐朝的语录之外，没有东西不写文言的。公文，事务信，连家信都是写文言的。白话并不是不能写，就是习惯上不兴写。文学革命的大功劳就是把一向不兴干的事情变成兴的了。在传记著作当中胡适就以身作则写了一篇白话的《李超传》（见《胡适文存》一集卷四）。李超这小姐本来很少人知道，后来那篇传记在哈佛中文第三科作了必修读物之一，所以很多美国汉学界里的人都记得李超是谁了。在自传当中，当然胡适的《四十自述》是一个最早的白话自传的榜样。

我太太写东西倒不是要学胡适的白话文体裁。在思想上，在文化上，好些革命先锋本人往往仍旧留着些传统的习惯，连《新青年》里《文学改良刍议》放第一炮的那篇文章都还是用文言写的呐。我太太所受的文学革命影响就是现在有了这种风气，她就可以放心爱怎么想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写，现在不但不怕人笑，并且还时髦了。

我太太倒不是像我这么净爱写纯粹的北平口语，写一处方言的纯粹的口语固然是有学术上的价值，因为还是一种社会史实的记录。可是我太太是在那儿写她自己一生的事情，她既然不说任何一处的纯粹的方言，无论是北平话还是南京话，那么她就怎么说就怎么写了。她并不特别写什么体裁。外国有句常言说，什么样儿人，什么样儿文。

那么现在有了一种可以写书的文字是一回事，可是写它又是一回事。在八个月以前她才真正开始写——

不是的，元任，你记错了。八个月以前是你开始翻译成英文。我的中文一年前就起头了。

对了，韵卿，你是一年前就起头儿了，那么有一天我太太上纽约去的时候，赛珍珠就出主意问她要不要写一篇短的——

元任，你又搞错了。那一次我并没有碰见赛珍珠。是林语堂太太告诉我说赛珍珠问好不好让她——

欸，韵卿，这东西是你在这儿写还是我在这儿写呀？要是你老那么打岔我怎么——

何不算两人同写的呐？——

这倒也是个办法。那么你就打这儿接下去罢，韵卿！——

好，我接着讲。那么林太太说她也许可以给我写一个短的传记，也许成一篇文章的样子。她认得了我二十五年了，就只须知道知道我早年的事情就行了。我告诉我丈夫这个话，并且说我既然好些年前曾经写我自己的事情，最好还是我自己写完它罢。

“我已经给你写了一个传了嘛。”他说。

我说：“几时啊？在哪儿啊？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嘛。”

“没有，我没说过。我是十九年前起头儿写的。”

他就拿出了一札四十张的写得密密的稿子给我看。这稿子当一篇文章